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茨威格

散文选

*Stiguo  
Mi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 茨威格散文选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著

绿原 张黎 译  
米尚志 钱春绮

主 编 郑法清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茨威格散文选/(奥地利)茨威格(Zweig,S.)  
著;绿原等译.—3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6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426—2

I 茨... II. ①茨...②绿 III.散文—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 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200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875 插页2 字数205千字

2009年6月第3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1.00元

## 内 容 提 要

茨威格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激情的著名作家,他思想深邃,感情丰富,目光敏锐,笔触细腻。他非常善于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题材和历史事件进行独到的观察和独特的描述,他尤其擅长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对人性以及人的灵魂暗影实施一种近乎残酷的精神剥离与心理剖析,其深刻与准确的程度几乎无与伦比。本书收录了茨威格的散文代表作以及一些著名人物传记的精彩片断,珠玑璀璨,异彩灼人。

# 目 录

## 与恶魔搏斗

弗里德里希·尼采 .....	张黎 译(3)
没有角色的悲剧 .....	(3)
二重肖像画 .....	(8)
疾病的辩护词 .....	(13)
认识的唐·璜 .....	(23)
正直的热情 .....	(30)
向自我转变 .....	(39)
南方的发现 .....	(48)
逃向音乐 .....	(58)
第七个孤独 .....	(63)

深渊上的舞蹈 .....	(68)
自由的教育者 .....	(76)
荷尔德林 .....	钱春绮 选译(80)
狄俄提玛 .....	(80)
黑暗中的夜莺的歌唱 .....	(88)
许珀里翁 .....	(90)
他们单单被捆在 .....	(95)
荷尔德林的独自的诗 .....	(97)

### 人的命运转折时刻

滑铁卢的震撼世界的时刻 .....	钱春绮 译(111)
格鲁希 .....	(112)
加尤之夜 .....	(116)
滑铁卢的上午 .....	(117)
格鲁希的失误 .....	(119)
一霎眼之间的世界历史 .....	(120)
滑铁卢的下午 .....	(121)
决战 .....	(122)
恢复平常 .....	(124)
马利恩巴德悲歌 .....	钱春绮 译(128)

### 人物·书籍·城市杂记

为向马克西姆·高尔基表示敬意发表的演说

.....	米尚志	译(143)
难忘的经历 .....	米尚志	译(154)
声音 .....	米尚志	译(166)
拜谒亿万财富 .....	米尚志	俞宙明 译(176)
下降 .....		(178)
装甲旋转塔 .....		(180)
安防大厅 .....		(182)
财富隐居之所 .....		(184)
隐形的黄金 .....		(186)
上升 .....		(188)
不眠的世界 .....	米尚志	译(191)
贝尔塔·封·苏特纳 .....	米尚志	译(198)
欧洲的心脏 .....	米尚志	译(207)
千万个命运的住所 .....	米尚志	译(222)
伊珀尔 .....	米尚志	译(227)
没有心脏的城市 .....		(229)
梅宁门 .....		(230)
死者纪念仪式 .....		(232)
贝拿勒斯:千座神庙城 .....	米尚志	译(235)
人间最美的坟墓 .....	米尚志	译(245)
书,通向世界之门 .....	米尚志	杜云 译(247)
恩斯特·勒南 .....	米尚志	俞宙明 译(257)
论歌德的诗 .....	绿原	译(275)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批注 .....	绿原	译(285)
手迹的意义与美 .....	米尚志	译(290)

## 弗里德里希·尼采

我喜欢一位哲学家，全在于他能够提供一个榜样。

——不合时宜的观察

### 没有角色的悲剧

从存在获得最大享受  
意味着：危险地活着。

——不合时宜的观察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角戏，除了他自己之外，在他一生中那短暂的舞台上，没有别的角色。在所有那些如同雪崩一般坠毁的场景里，只有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无人与他为伍，无人与他对阵，没有女人在他身旁用款款细语平息他的紧张气氛。一切行动都仅仅出自他本人，又仅仅返回到他本人，开始时只有少数人物出现在他的阴影里，以惊讶而恐怖的神色默默地伴随着他那勇敢的冒险行动，逐渐地如面临某种危险一般而退缩了。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近和完全投身于这位天才的至亲密友中间去，尼采总是为自己而说，为自己而战，为自己而苦。他不向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回答他。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人



倾听他。

弗里德里希·尼采这出勇敢的悲剧，没有人，没有同道，没有听众；但是它也没有真正的舞台，没有布景，没有道具，没有服装，犹如在没有空气的理念空间里演出。巴塞尔、瑙姆堡、尼斯、索伦多、西尔斯—马丽娅、热那亚，这些地名均不是他的真实住址，只是早先匆匆走过的路途上徒有其名的里程碑，冷清的背景，无言的色彩。事实上，悲剧的布景始终如一；寂寞，孤独，那种可怕的，无言的，没有回声的孤独，如一个密封玻璃箱罩住他的思维，这是一种没有鲜花，没有色彩，没有音响，没有动物，没有人的孤独，甚至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孤独，一个空前绝后的原始世界里的冷漠而空旷的孤独。然而，使它的寥落，它的荒凉显得如此可怕，如此恐怖，同时又如此怪诞的，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尽管这种像冰川、荒漠一般的孤独，就存在于一个美国化的具有七千万人口的国家里，存在于一个充满着轰隆轰隆的火车声，嗡嗡嚶嚶的电报声，充满着喧嚣和拥挤的新德意志国家里，存在于一种具有病态的好奇心的文化里，每年有四万本图书投放到世界上来，存在于每天都在探讨各种问题的数百座大学里，存在于每天都在上演悲剧的上百家剧院里，人们却并不知道，并未预料到，并未感觉到，在他们中间，在他们的至亲密友当中，正在上演着这出有着巨大影响的戏剧。

恰恰是在这个伟大时刻，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在德意志世界里却没有观众，没有听众，没有见证人。开始时，当他作为教授在讲台上讲课时，瓦格纳的光辉使他令人刮目相看，他最初说的那些话，他发表的演说，尚能引起些许注意。但是，他越是深入自我，越是深入时代，

反响反倒越冷落。一个接一个朋友和陌生人，被他那勇敢的独白惊得目瞪口呆，被这个孤独者越发剧烈的变化，越发激动的兴奋吓得惊慌失措，人们只好让他孤零零地留在自己命运的舞台上。这位悲剧性的演员，逐渐地显得心神不定，于是他完全向着空虚说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像呐喊一般，越来越富于表情，以便引起反响或者至少引起异议。他为自己的语言发明了一种音乐，一种涌流的、咆哮的酒神音乐，但是无人再倾听他。他不得不表演滑稽戏，发出尖刻刺耳的笑，让自己的语句像恶作剧一般跳跃，变成乞讨语言，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用人工取笑的方式吸引他那严肃得可怕的听众，但是无人鼓掌表示欢迎。最终他发明了一种舞蹈，一种在刀丛中跳的舞蹈，他浑身是伤，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地在人们面前表演他那新的致命的艺术，但却无人猜得出这种刺耳的玩笑所蕴涵的意义，这种假装轻松中所流露的致命激情。没有听众，没有反响，面对空荡的板凳，这闻所未闻的精神之戏结束了，这是一出献给我们这个衰落的时代的戏。没有人报以漫不经心的目光，他的思想就像在钢尖儿上嗡嗡旋转的陀螺一般，做出最后一次精彩的跳跃，最终还是踉踉跄跄地跌落在地上，“在不朽面前死去”。

这种“孑然独立”，这种“反抗自己”，是最深刻的意义，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人生悲剧的唯一神圣需要，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精神满足，面对这样一种像金属一般无法穿透的沉默。他一次都未遇到过像样儿对手，于是最强大的思维意志只好“挖掘自己，开垦自己”，在自身的悲剧性心灵中寻找反应和驳难。这个向着命运咆哮的人，不是从世界里，而是从自身滴血的皮肤上撕下炽热的激情，

像赫拉克勒斯撕下他的涅索斯衬衣<sup>①</sup>那样，以便赤裸裸地面对最后的真理，面对自己。然而围绕这种赤身裸体的是何等的寒冷，围绕这种巨大的精神呐喊的是何等的沉默，“上帝的杀手”头顶上是布满阴云和闪电的可怕天空，现在，由于没有对手发现他，他也不再发现对手，便来袭击自己，“有自知之明的人，无怜悯之心地处死自我的刽子手”被他的恶魔驱赶出来，超越时间和世界，甚至超越他的本质的最外层的边缘。

唉，由于未知的发烧而打颤，  
战栗地面对寒气逼人的利箭，  
被你追逐着，思想！  
不可名状的！隐蔽的！可怕的！

有时他用非常恐怖的眼神左顾右盼，因为他断定自己的生活已经使他远远超出了一切活生生的和过时的事物。但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开端已经不可能再后退，他完全有意识地实现着命运，这是他所钟爱的荷尔德林为他预言的命运，他的恩培道克勒斯命运<sup>②</sup>。

---

① 涅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马人。他企图抢走赫拉克勒斯之妻，被赫以毒箭射中，临死时他叫赫妻把他的血收集起来，说如果需要恢复丈夫的爱情，他的血会有用处。后来赫俘获一位女子，赫妻恐遭遗弃，就把一件浸透涅索斯毒血的衬衣派人送给她丈夫。赫穿上该衣，中了毒，痛苦难当，跳进火堆。宙斯使他长生不死，把他接上奥林波斯山。

② 荷尔德林写过一部悲剧《恩培道克勒斯之死》。恩为古希腊哲人，因遭陷害被驱逐出境，他的弟子揭穿了祭司们的罪恶后，市民召他回来，拟把王冠献给他，他拒不接受，且投身埃特纳火山口，以表明只有毁掉旧事物，才能诞生新事物。

英勇的田野没有苍穹，宏伟的戏剧没有观众，沉默，无情的沉默，包围着精神孤独的可怕呐喊，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倘若不是他自己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肯定这出悲剧，选择并热爱这种举世罕见的公正，人们一定会憎恶它，称它为自然界一种毫无意义的暴行。因为生计有保障，他出于最深刻的悲剧性本能，神志清醒地自愿地为自己建造了这种“特殊生活”，以独一无二的力量向诸神挑战，在他身上“考验一个人可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危险性”。“恶魔们，向你们致敬！”有一次，尼采和他的哲学系同学们在一个大学生的欢乐之夜，以这种亵渎神灵的快喊声，召唤群神，他们在神鬼出没的时刻，把满杯红酒从窗户倾洒到巴塞尔城寂静无声的大街上，作为献给那些看不见的鬼神的祭礼。这只是一个古怪的玩笑，开这种玩笑是有深刻预感的，然而群魔们听见了喊声，追随着呼唤它们的人，直至这一夜的玩笑变成一出壮观的命运悲剧。尼采从不放弃自己的无止境的欲望，他感到自己被这种欲望抓得牢牢的，拖着他走，锤子敲得越重，他那意志的铁砧便越响。在这烧得通红的受着疾病折磨的铁砧上，每一次双倍的击打，都把公式锻造得更为坚硬，然后这公式把他的精神包裹上金属装甲，“这公式用来衡量人的伟大，命运之神的宿愿是：人没有别的要求，不前进，不后退，不进入永恒。不仅忍受必然的事物，更不隐瞒，而是热爱它。”他这种歌颂鬼神的热情恋歌，听起来像酒神颂一般，淹没了自己的痛苦呐喊，即使倒在地上，遭到举世沉默的压抑，忍受自我折磨，承担各种辛酸痛苦的腐蚀，他从不举起双手，命运最终还是要离他而去。他恳求得更多的只不过是更大的困难，更深的孤独，充满痛苦、充分展

示自己的才能；他举起双手，不是在抵御什么的时候，而是在祈祷的时候，在英雄做最庄严的祈祷的时候：“我的灵魂的气数啊，我称它为命运，你在我心里！保佑我吧，让我摆脱伟大的命运吧。”

知道做这样伟大祈祷的人，将会得到满足。

## 二重肖像画

姿态的激情并不属于伟大；需要姿态的人，是错误的……当心一切富于诗情画意的人！

充满激情的英雄画像。大理石的谎言，充满诗情画意的传说，是这样塑造他的：一个直挺挺的英雄头颅，高高隆起的前额，布满阴郁的思想，低垂弯曲的头发披盖住紧张而挺拔的脖颈。浓密的眉毛下闪烁着火炬般的眼睛，威严的面孔上每一块肌肉都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意志、健康和力量。维辛盖托利克斯<sup>①</sup>式的小胡子，颇有男子汉气概地生长在那严峻的嘴上，下颏前突，活像一介残暴武夫，看着这个肌肉强健的狮子头像，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腰佩凯旋刀，手执号角和长矛的日耳曼威京人的形象<sup>②</sup>。我们的

---

① 维辛盖托利克斯是高卢人（克尔特人）反罗马起义的领袖，原为阿威尼族酋长。罗马统帅恺撒征服高卢期间，于公元前52年率众起义，重创罗马侵略军。后在阿莱塞被包围，不敌投降。被俘，送罗马，于公元前46年被斩首。现被尊为高卢法国的民族英雄。

② 威京人指古代北欧日耳曼族，8—11世纪时曾在欧洲北部及西部海岸进行劫掠战争和海盗活动。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法国诺曼底，俗称诺曼人。

雕塑家和画家，就是喜欢这样表现这位孤独者的精神世界，竭力把他渲染成德国超人，渲染成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式古典巨人，以便让那些轻信的人看着他更为生动逼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从教科书里和舞台上理解悲剧性的东西，而只能从戏剧性的装饰物里去理解。但是，真正的悲剧性从来都不是戏剧性，因而尼采的肖像绝对不会是诗情画意的，像他那些塑像和绘画表现的那样。

人的肖像。一家租金为六个法郎的公寓里的简陋餐厅，在一家阿尔卑斯饭店里或在利古里亚海滨<sup>①</sup>。相互之间漠不关心的房客，大多是老年妇女在悄声细语地交谈。召唤客人就餐的钟声响过三遍。跨过门槛走进一个略显弯腰而又心神不定的人，他垂着双肩，好像从地狱里走出来，这位十之六七失明的人，摸摸索索地走进这陌生的房间。身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深色衣服，脸色也是深色的，一头棕色浓密而弯曲的头发。又圆又厚的近视眼镜后面深藏着一双深色眼睛。他悄悄地、甚至是胆怯地走近餐桌，他的举止十分轻盈，人们感觉到这是一个生活在阴暗角落里的人，一个远离社交场合的人，几乎怀着神经衰弱的恐惧，害怕一切声音，一切喧哗。他客气地、用十分有教养的礼节向客人们打招呼，在座的人们也客气地、以和蔼的冷漠向这位德国教授打招呼。这位近视眼的人，小心翼翼地坐到桌旁，这位胃肠过敏的人，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每一道菜，看看茶是否太浓，菜里是否放了过量的作料，因为吃错一口，都会引起他的肠胃过敏，任何营养过量都会搅得脆弱的神经一整天不得安宁。他的座位上没有果酒，没有啤酒，没

① 意大利热那亚海湾地区。

有酒精，没有咖啡，饭后也没有雪茄，没有香烟，没有任何令人提神或者镇静的东西，只有一顿微量的无脂肪的饮食，悄声细语地同邻座的人们进行一次彬彬有礼的浅谈（像个多年来已不习惯于讲话，害怕被人过多提问的人一样）。

饭后他重又走上楼去，回到那狭窄而陈设简陋的小屋里，桌上堆满数不清的纸张、笔记、文稿和校样，但是没有鲜花，没有装饰品，几乎没有书籍，更少有书信。背后的墙角里放着一个笨重的木箱子，这是他唯一的财物，里面盛着两件衬衣，两件旧上衣。除此之外，便是书籍和文稿。在一个托盘上放置着数不清的大小瓶子和药水，这是用来治疗常常令他在数小时内无所作为的头痛的，治疗胃痉挛的，治疗抽搐性呕吐的，治疗便秘的，还有大量治疗失眠的药品，如三氯乙醛、佛罗那等。这简直是一间储藏毒品和药物的仓库，而这些东西在这间空荡荡的，寂寞而陌生的房间里，恰恰是唯一能帮助他用人工方法稍事睡眠的手段，否则便无法休息。他身着大衣，脖子上裹着羊毛围巾（因为讨厌的炉子只冒烟不生热），冻僵的手指把笔重重地按在纸上，手下不停地写着，几个小时写下来，他那昏暗的眼睛几乎无法辨认那些字迹。一坐下便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不停地写，直至眼睛痛得流泪，他的生活中极少有这样幸运的机遇，由哪位助手帮助他书写一两个小时。天气晴朗时，这位孤独的人也走出户外，总是独自一人，总是不停地思考，途中从来没有一句问候，从来没有同伴，从来不会遇上熟人。他痛恨阴暗的天气，雨和雪会引起他眼痛，会无情地把他关在牢狱般的小房间里，他从来不去别人屋里，或者下楼加入人群里。只有晚上还要吃

几片饼干，喝杯淡茶，迅即便又与他的思想一道陷入漫长的、无限的孤独之中。长时间地清醒着，伴着抖动的，烟雾腾腾的孤灯，紧张的神经无法放松下来，令他感到一丝疲倦。这时他伸手去拿三氯乙醛，去拿任何一种安眠药，强制自己进入睡眠，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从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一个不被恶魔追逐的人。

有时他整天卧床不起。呕吐和痉挛直至昏迷，太阳穴像遭锯一般疼痛，几乎完全失明。但是没有人来探视他，没有人来帮他一把，为他那疼痛难忍的额头实行热敷，没有人给他读点什么，跟他聊聊天，一块儿大笑一场。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种同样的小屋。城市名字常常发生变换，它们或称索伦多，或称都灵，或称威尼斯，或称玛丽恩巴德，但小屋依然是这样的小屋，依然是陌生的租赁的小屋，冷漠而陈旧的家具、病床、写字台和无限的孤独。在漫长的漂泊岁月里，从未在欢乐的朋友中间享受过快活的休息，夜里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女人的温暖的裸体陪伴过他，在成千个寂寞黑暗的工作夜晚之后，从来不曾见过荣誉和霞光！尼采的孤独与西尔斯—马丽娅<sup>①</sup>的高原相比，是多么遥远啊，多么无尽的遥远啊，如今游人们却喜欢在早点和午餐之间探访他的故地，他的孤独影响了全世界，反反复复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偶尔来一位客人，一位陌生人，一位来访者。但是，包裹着他那渴望的、善良的内核的外壳已经太坚硬了，一旦陌生人让他重新返回自己的孤独，这孤独的人才得以松口气。这种“热闹”景象，十五年以后终于不见了，谈话

<sup>①</sup> 瑞士东南部一处高山疗养胜地。



令这位憔悴的人、充满希望的人感到困乏、疲惫和恼火。有时眼睛里也会闪烁出短暂的幸福光芒，这幸福就是音乐。尼斯一家低劣的剧院里上演的一场《卡门》，一场音乐会上的几首咏叹调，钢琴旁的一个钟头。即使这样的幸福也会“感动得他流泪”。失掉的东西令他感到如此痛苦和悲伤。

这种从小屋到小屋的墓穴般的道路，长达十五年之久，不为人知，不为人所承认，只有他自己承认自己，这种在大城市阴影里所经历的可怕路程，穿过陈设简陋的居室，寒酸昏暗的公寓，肮脏的火车车厢和许多病房，而外界在时代的表面上，艺术与科学却喧嚷得如同五彩缤纷的年市一般热闹，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过这种昏暗的、冷漠的幽灵般的遭遇，几乎在同样逃避现实的年代里，经历过同样的贫困，同样的被人遗忘。这位巨人的作品里到处隐藏着拉撒路<sup>①</sup>那副骨瘦如柴的可怜形象，他每次都经受着贫困和衰弱的折磨，却又每天都用创造的意志从他的深渊里唤起救世主的奇迹。十五年之久，尼采就是这样从他那卧室的棺材里站立起来，复又倒下去，从痛苦到痛苦，从死亡到死亡，从再生到再生，最终直至精力过盛的大脑彻底崩溃。他躺倒在大街上，陌生的人们发现了这个时代的最陌生的人。陌生的人们把他扶到都灵的卡尔洛·阿尔贝

---

① 《路加福音》16，20—25 中叙述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以残羹剩饭充饥，并有狗来舐他的疮。后来他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又《约翰福音》11，1—14 也记载有个病人，名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耶稣使他复活，从坟墓里出来。